

從作家到臺大文學院院長的錢歌川

另眼看作家系列之十五

蔡登山 ◎ 文字工作者

最近因讀楊騷與白薇的資料，發覺他們的情書中老是提到一個「A妹」，後來得知這位「冰雪聰明」學音樂的湖南平江女孩，名叫凌琴如。當初楊騷對於還不太懂得愛情為何物的凌琴如，傾注了過分強烈近乎瘋狂的愛情，使得凌琴如嚇跑了，最後她選擇了也是在東京求學的錢歌川，兩人在1926年8月於東京結婚了。

錢歌川（1903 - 1990）原名慕祖，自號苦瓜散人，湖南湘潭人。是著名的散文家、翻譯家、語言學家。從1934年在開明書店出版《北平夜話》後，其散文作品共有二十多部問世。論者認為，他的散文跟梁遇春的散文一樣，有點英國散文的味道：閒散、淵博、雋永。讀之如在冬夜圍爐，促膝閒談。除了創作，他還翻譯了不少外國文學名著，如哈代的《娛妻記》，托爾斯泰的《安娜哀史》，愛倫坡的《黑貓》，薩洛揚的《失足恨》等等。在翻譯界和外語教學領域，不知道錢歌川名字的人大概不多。他翻譯過多種英、美、日本作家的的小說，出版過近百種關於翻譯和學習英文的書，特別是他的《翻譯的技巧》一書，上世紀七十年代問世以後，一紙風行、暢銷不衰。

在抗戰勝利後不久，這位聲名鵲起的作家卻在1947年4月來到臺灣，並接掌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錢歌川在〈入臺記〉一文，這麼說：

……恰巧在民國34年的冬天，陳長官（案：陳儀）曾電召來臺，那時長官公署駐渝辦事處，已經替我準備飛機票和安家費等等，我正打算辭去教育部的工作即來臺灣的，不意那時友人朱世明將軍發表駐日代表團的團長，外交部要我去替他主持秘書處，他們認為像我這樣對於中英日文都懂得一點的人，去協助朱將軍創辦代表團是很適當的。我因為公誼私情，只得婉謝了臺灣的邀約。……這樣生活過了3個月，代表團已規模初具，我找到了一個替死鬼，便請假回南京了。

臺灣之行，既已拒絕在先。這時既令很想去，似乎也沒有機會了。正在這個時候，與國立臺灣大學有關的一些朋友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我，函電交馳地要我到臺大來主持文學院，還有位朋友特意跑到南京去「勸駕」，我聽說臺大有五十萬卷的圖書，早已心嚮往之，其遲遲沒有即刻接受的原因，就是生怕院務太繁……而且教育部的事恐也不容易一下完全擺脫，果然次長杭立武兄首先就反對，他出面拍了一通電報回絕陸筱海（案：陸志鴻）校長，電文只有6個



字：任務重，不能離。南京既脫離不了，後來聽說臺灣方面也發生了問題，就是那時的長官公署正想攫取臺大，各院院長要由他們派人，至少也要他們的同意才能聘請。校方把我的名字提出來的時候，省方表示不太歡迎，理由是從前長官電召我未應命，現在大學請我，而我就答應來，這不是使他們失面子嗎？

這樣一來，我可能來臺的第二次機會，似乎又成了泡影。

然而現在我畢竟來到了臺灣……可見雖則好事多磨，終屬有志竟成呢。……天下事常從絕處逢生，在你認為已經絕望的時候，別人又會來使它得到轉機的。就在臺灣二二八事變前不久，前教育處處長范壽康兄回到了南京，他問我怎麼樣，意思是要不要來臺灣，我對他的表示是無所謂。當然我知道中央不讓走，邊省不歡迎，我又何必向他表示我內心的趨向呢？學校畢竟不是官場，用不著需要疏通，教授亦自有其身價，不肯低首鑽營，而只能待人來聘。但大學方面對於我的事始終虛座以待，而且上海的朋友仍然在催促我早日赴臺。他們知道了長官公署的意思，便向教育處長解釋了一番，說我第一對於做官不感興趣，且當時陳長官找我，並未指明職務，使我無從考慮。如果指定是文教方面的事，也許我早就接受了，不過聽說多半是給我一個參事的名義，所以我覺得不必來，並無別的意思。經朋友這樣解釋之後，省方的誤會是消除了。

從錢氏的文章中，我們看到他接長文學院院長是有些轉折的。據臺大歷史系教授李東華的考證，在1946年5月18日，臺大校長羅宗洛因臺省長官公署拒撥臺大經常費問題，親赴南京向教育部、行政院交涉，後雖獲同意，但羅宗洛卻向教育部長朱家驊堅辭臺大校長。在朱家驊及臺大當局挽留不成後，陳儀向教育部推薦當年隨羅氏來接收臺大後任工學院院長的陸志鴻擔任校長。也因此後來陸校長對陳儀不能不多所「禮讓」，錢歌川的聘任亦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其實在1946年4月，羅宗洛就要聘沈剛伯擔任文學院院長，後因羅氏的去職，終未果。11月中傳言陸校長擬聘魏建功接掌，然魏氏時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之職，亦未成行。1947年1月又傳擬聘顧頡剛來臺掌文學院，後顧頡剛致信懇辭，此事見諸於顧頡剛女兒顧潮的《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一書。而據〈夏德儀教授二二八前後日記〉1947年1月14日記：「臺大文學院長，聞已聘定錢歌川。」1月19日又記：「裴溥言告我，謂秘書處職員云，新聘文學院長錢歌川又不來。」至1947年4月下旬錢歌川終於抵臺履新。

1947年7月間，教育部核准臺大增設外國文學系，於是文學院增為四個系，錢歌川分別聘許壽裳、涂序瑄、范壽康、饒餘威為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外文系的系主任。並新聘教授中文系有喬大壯教授，外文系有傅從德、李霽野、王國華、馬宗融、黎烈文教授，歷史系有郭廷以、楊雲萍教授。為提升研究設備費，錢歌川曾向校長極力爭取，9月1日更以私函表示其意見：「……本校負責全校之四長皆係科學家，不免輕視文教，致未能使本校各院平均發展。」

且襲承日本人之殖民地政策而忽視光復後最重要之文教。文學院學生之少，全係日本殖民地政策必然之結果，不可以此做為歧視文學院之理由。我輩因此正應對文學院特別致力，使之達到臺灣教育特殊之使命。若繼續再予壓迫，則臺灣何時可以歸心？我校當權諸公注重科學之結果，亦應有所表現，若所發表者仍係日人之研究報告，則我國人接收後雖在科學家主持之下，而科學方面亦不能超過日人，或維持原狀。文學方面再不能予以發展，豈不令外人竊笑。」

錢歌川在他的《苦瓜散人自傳》中說：「陸志鴻校長是一個好好先生，勤奮有餘，魄力不足。襄助他接辦臺大的，當然是一批留日同學，如馬廷英、沈濬、陳世鴻、范壽康（最初任臺灣省教育處長）諸公，似乎都很跋扈，不大一致來與校長合作，所以陸校長在任不滿兩年就下臺了。……教育部派來繼任的校長是莊長恭。此人毫無辦學經驗，又一意孤行，濫用職權。甫一到任，就對文學院原有的教師，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加以停聘，心目中以為都是前任的私人，非斬盡殺絕不可，否則不足以表現部長所諄諄叮囑的整頓。我那時才四十出頭，有點少年氣盛，頗為衝動，好像路見不平，就要拔刀相向的神氣。對於莊校長這種亂暴作風，實在看不順眼，便印了一張傳單，舉出他的八大罪狀，寄去教育部和全國各大專院校，作為打抱不平。同時眾多的被解聘的人，也組織了一個聯合會，來向校方興師問罪。……後來莊校長感到樹敵太多，無法再做下去，便就在任不到半年的一個早晨，悄悄地不辭而別，坐飛機返回大陸去了。教育部續派傅斯年繼掌臺灣大學。……莊長恭在送他走馬上任的時候，談到臺大的情形，只對他說：『你此去要不把錢歌川踢走，你就休想安心來辦臺大。』傅斯年在1949年1月接長臺大後，一查案卷，發現我的聘約，還有一年，無法即時把我趕走，……我是1946年8月起聘的，到1950年7月才聘約屆滿而離開，初去時支薪560元，離開時支薪600元，而1946年到1948年夏，還兼任文學院長，莊長恭來，我馬上辭去院長，莊校長委丁西林繼任。（案：當是沈剛伯）。」

在錢歌川在臺大的短短3年時間裡，卻發生了幾樁大事，首先是文學院中文系主任許壽裳在1948年2月18日遭到暗殺。一般都認為與他極力宣揚魯迅思想，得罪當道有關。其次是繼任的中文系主任喬大壯的自殺，錢歌川說：「（他）暑假回去大陸，竟效王國維的故技，在蘇州投水自殺了。他的悲觀倒不是為了國事，夫人去世以後，對他的精神打擊是相當大的。他曾有一闕〈定風波〉詞，寫在我的冊頁上，似可看出一點箇中消息。

一葉飄然萬里來，夢中不鎖望仙台。楊柳新聲飛玉琯，筵畔，葡萄初醱映金杯。白雁隨陽成陣去，秋暮紅鴉帶血亞枝開。日落中原何處認，休問，水投東海幾時回。

我初到臺大時，李霽野、臺靜農、魏建功等人，都已先在，但不久李、魏都回大陸去了，只留下臺靜農未走。」

臺大約滿後，1950年夏天，錢歌川全家移居臺南，任臺灣省立臺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



身)的英文教授。錢歌川說：「我從臺北移硯臺南，不但沒有受到任何損失，反而在經濟上大有增益。在省立工學院既是專任，不久又接受了在左營的海軍軍官學校的專任聘書。文學校和武學校，是兩個不同的系統，互不相涉，是可以同時專任的。」

1957年7月間，成大英文教授張思海在臺北某報刊登啓事，罵錢歌川「言行卑鄙，盜名欺世」，錢歌川乃指控其妨害名譽告上法庭，雙方在7月3日於臺南地院出庭應訊。錢、張兩人原為摯友，張思海進入成大工學院，亦係錢歌川所介紹，兩人共事已達7年之久。據錢歌川對記者說，他對待張思海不薄，且曾三度為張介紹工作，他在《大洋英語月刊》刊登批改張思海教授的英文作文，係循張氏之請，係純出於研究性質，如張教授對此不滿，儘可予以辯駁，何須刊登啓事詆毀他，故而依法控以妨害名譽之罪。而張思海則說，自從去年3月工學院改為成大後，秦大鈞校長擬增設外文系，錢歌川為防他從中攫取斯職，曾寫匿名信給秦校長：意謂張思海英文不行。而不久之後，學生英文試題上發生一點錯誤，錢歌川復據此向秦校長處檢舉，致他被校長叫去詢問，面子非常難堪，不料到了下學期發聘時，校方即將他改聘為國文系教授，主教中國近代史。錢教授以如此方法對待他，實感憤怒，於是向臺南地檢處檢舉他偽報「倫敦大學畢業」學歷。（案：經查此為人事室筆誤，做不起訴處分）。

錢歌川在回憶錄中說：「這時正是張其昀在當教育部長，他認為教授興訟，有辱杏壇，甚至使部長蒙羞。他便下令秦大鈞校長，將我兩人解聘，並示意校長也不能辭其咎。這樣一來，把秦大鈞嚇壞了，為恐他的飯碗不保，而大起恐慌。張其昀已存心藉此機會，奪回成大校長一個地盤，而秦大鈞不察，還在多方設法彌補，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恢復平靜。他親赴臺北，想請陳誠出面斡旋，當然陳誠不理。在臺南方面他一面請他的留德同學，我的湖南同鄉，標準局長向賢德，來求我息事寧人，撤銷自訴，一面又設宴邀請我們兩造，和校中各位首長吃飯，以圖調解糾紛。……我因為校長的懇求，向賢德的勸告，終於自願撤回了自訴，使得這場所謂教授官司不了了之。但官司雖了，事情並未結束，到暑假前發聘書的時候，秦大鈞就扣發了我和張思海兩人的聘書。」

離開成大，1957年8月錢歌川任鳳山陸軍軍官學校專任教授，又兼任左營海軍軍官學校兼任教授，其間也應高雄醫學院院長杜聰明之邀，課餘至學院講授英文5年。

1964年5月，錢歌川離開居住17年的臺灣，應聘為新加坡義安學院的中文系教授，教授翻譯、新文學、中國古典文學。1967年5月，改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授。錢歌川回憶當時的景況說：「新大中文系連系主任，一共才有教師5人，除本系學生外，還有外系學生來選課。除現有在校的學生外，還得為本系過去的畢業生，指導寫高級學位的論文。所以每個教師的負擔，都是非常重的，尤其是我這個半路出家的生手，系裡交下的任務，幾乎壓得我透不過氣來。我擔任一班《論語》課，本系學生用中文講解，倒沒有什麼問題，而外系學生來選修的，

要用英文講解，因為他們都是不懂中文的。《論語》的章句，固然有各種英譯本可以參考，但註疏卻找不到有英譯的，我要來現譯，就得先譯成白話，然後再譯成英文，才可講給學生聽。有些註上用的字，是不能再用別的字來替代的，所以連白話都無法翻譯，遑論英文。這是最傷腦筋的，而且我無法解決。還有英文譯本中譯錯的字句，也得糾正過來，不能照本宣科。」

1974年5月，錢歌川自新加坡大學退休，6月，轉任南洋大學教授，講授翻譯。次年11月，已屆退休年齡，南洋大學不予續聘；12月，偕同夫人凌琴如由新加坡直飛美國，住在次女錢寧娜、女婿于同根家，間中也至馬利蘭州的長女錢曼娜、女婿蕭增勝家小住，居閒致力寫作，仍以散文為多。同年將歷年講授翻譯之講義整理為《翻譯的技巧》出版，一時洛陽紙貴，成為暢銷書。

1974年4月，錢歌川偕凌琴如第一次返回大陸探親觀光，時值「文革」動亂之期，僅到過廣州、杭州、上海、北京四城市。1978年9月，錢歌川又偕凌琴如第二次返回大陸遊覽，應邀出席由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主持的國慶宴會，曾隨團至西安、桂林等地遊覽。

1981年11月15日，凌琴如因癌症病逝於紐約。錢歌川悲痛逾恆，後來他寫下〈他生未卜〉說：「老年喪偶，是人生一件悲慘的事，一輩子相依為命的人，一旦分手，成為死別，永無再見之期，怎能不令人悽愴哀慟。……六十年來你的形象，一直填滿我的胸臆中，現在突然一下，你從我心中飛走，飛到永恆中去了，留下給我的是無窮盡的空虛。啊，可憐這個孤零零的我。」次年，錢歌川以八十高齡，偕女曼娜、寧娜及兩外孫作第三次大陸之行；同年賦〈八十感懷〉七律一首，詩云：「既老不衰人健在，古稀今又過旬年；老妻遽爾撒手去，舊夢依稀在眼前。太空船探行星秘，記憶力憑電腦傳；留得此身賞奇巧，自求多福樂陶然。」

學者湯晏認為錢歌川很有個性，有魏晉文人獨有的特徵，他不太喜歡講人家閒話得阮籍真傳，但也會開口罵人，這也是六朝人物的必備條件。因此在1988年1月30日，他們旅居紐約的一批來自大陸及港臺的愛好文藝的朋友，大約十人，就有「十人會」的聚餐。湯晏記得這次聚會到了11個人，在座有一位從臺灣來的遠客女作家趙淑敏，那天聚餐大家談得很愉快，餐後殷志鵬負責送錢先生回家。後來聽一位朋友說，錢先生很喜歡與他們這批「小」朋友在一起，他年紀大了，比較寂寞，這種聚會他是最喜歡的。而後「十人會」聚餐他每次都參加，並且常在背囊中帶一壺酒來，而後「十人會」常有人帶酒來助興是錢先生創的例子。他最後一次參加「十人會」聚餐是1990年7月28日。後來即病了。9月30日的一次聚餐錢先生已臥病醫院，我們買了一張慰問卡片，大家簽名希望他早日康復，但沒想到一病不起。

1990年10月13日，錢歌川因肺炎感染病逝於紐約，享年88歲。女兒錢寧娜說，父親自退休18年來和兒孫們相處得非常融洽，他老人家也一本個性，凡事自理，非常不喜歡麻煩別人。他每天看報、剪報、收集資料、寫文章，從不馬虎。錢寧娜說：「這幾天我整理父親的書桌，



發現裡面放了許多小紙條，上面寫著英文單字，都是父親從書報雜誌中抄下來的新字彙。」年近九十歲的老人，用功之勤，可見一斑。而在病逝前三星期住院期間，錢歌川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幾達一尺之高，錢寧娜說，這些信有後學請教的、有討論著作的、有要求出書的，她說：「父親是真正的學者。他能在學問中自得其樂。他是中國老一輩那種多才多藝的學者，在我們這一代，已很難看到這樣的人了。」

的確，錢歌川是多才多藝，除中、英、日文造詣俱佳，著作等身外，他還會繪畫，當年遊學英國時，以英文寫了一本《中華童話》，插圖都是自己畫的，現被聯合國收藏；他也長於金石篆刻及木雕，他的《苦瓜散人自傳》封面，就是自刻的自畫像。

錢歌川任教臺南成功大學時，錢寧娜受父親影響，考大學的第一志願就填成功大學，她後來就是成大中文系第一屆的畢業生。之後來美留學，1962年在堪薩斯大學念新聞研究所，1965年在田納西州許維爾的VANDERBILT大學獲圖書館學碩士學位。1966年1月1日起到紐約皇后區圖書館任職，工作長達三十八年，於2004年7月16日正式退休。

